

綠牡丹



宁夏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内容是描叙唐武则天执政时，以花振芳、鲍自安为首的众多绿林好汉一系列反霸除奸故事。中间穿插着捉猴、打擂、杀赃官、诛土豪等情节。经多次斗争，他们联合起来，一举除掉了朝中的权奸。全书始终以骆宏勋和花碧莲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联缀许多惊险曲折的战斗场面。侠义而不涉及神怪，离奇而不超乎人情。是一本写得比较好的评书。

绿牡丹（长篇章回体评书）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31千 插页：1

198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100册

统一书号：10157·235

定 价：1.45元

出版说明

《绿牡丹》又名《宏碧缘》，是一本流传于我国民间很久的长篇评书。它的主要故事情节，不但传播在曲艺中，而且被编成很多剧种的戏本，至今京剧中的《四杰村》、《龙潭鲍骆》、《宏碧缘》等折子戏和连台本戏，还在经常演出。《绿牡丹》的主要内容，写的是在武则天作皇帝时，她的一些亲近臣僚及其子弟、家属，倚权仗势，勾结地方上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帮闲士人，鱼肉乡里，迫害小民，激起了当时山东、江南两地的著名水、陆绿林好汉首领花振芳、鲍自安的义愤，他们集合一批江湖义士，通过打擂台、劫富豪、闹公堂、惩贪官、除恶霸等行动，和那些权豪势要作了坚决、英勇的斗争，并终于取得胜利。全书以骆宏勋和花碧莲两人的多灾多难的婚姻故事为线索，把整个故事中的离奇情节、武打场面，有机地联缀在一起。情节的展开非常自然，人物的出没也不很奇特，使人看了这本小说，觉得它写得还是顺理成章的。

从全书中所述及的某些官职名称、地区设置、官场称谓等几个方面来推断，本书可能完成于清代中期的道光朝以

后。作者的真实姓名不详（有人说，作者是清代的二如亭主人，当然这只是笔名）。他写书时的主导思想，明显地表达出他是维护正统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诸如以李唐王朝是合法的统治者，对武则天颇多贬词，传播佛教的迷信、放生学说，只要有极少数的清官、直臣（书中的狄仁杰），就能辅佐君王，治平天下，等等，这都和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历史的局限性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从一部民间说部、评书的写、说艺术技巧上来评论，作者能把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花振芳、鲍自安、骆宏勋、花碧莲、余千、胡理以及反面人物中的王伦、贺氏、贺世赖、华三千等的内心活动、言谈动作等各个细节，刻画得如此细致，还是比较可贵的。人物的言语和行动，描写得特点突出，多姿多态，就给全书增加了不少生动、逼真的场面。书中在几次斗争的紧要时刻，穿插上几句诙谐、调侃的言语、动作，使紧张气氛得到缓和，我们可以看出它不全是平铺直叙的惯常写法。而且，它常常使用了评书中的“扣子”，对读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致使他们在看、听中间，兴味索然。至于书中的主人公骆宏勋，他的武艺和才略，并无什么高超过人之处，不过用他来衬托花、鲍、余等人的智谋、英勇和忠义而已。可能是作者有意识这样写的。

本书系根据民国五年（1916年）上海铸记书局石印本，整理加工而成的。原书作者文化水平似乎不高，书中多处文、白相间，似通不通。有些地方，语言杂乱、重复，个别段落中文字写得比较庸俗。凡属于上述这些情况，我们都适当地予以增删和润色，以利阅读。至于书中某些名物、官职、地名、皇帝位序、州县里程等各方面，虽确属错误或与时代背

景不符，但因此书不是历史著作，故未加更易。

在全书的整理加工工作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指正。

編者
一九八五年一月

目 录

第 一 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第 二 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第 三 回	余千奉命夺把戏
第 四 回	花振芳求任作媒
第 五 回	亲母女王宅显舅
第 六 回	世兄弟西关解围
第 七 回	世赖为嫡妹拉马
第 八 回	义仆替主友捉奸
第 九 回	贺氏女裁赃害叔
第 十 回	骆太太缚于跪门
第 十 一 回	骆宏勋扶柩回维扬
第 十 二 回	花振芳救友下定兴
第 十 三 回	巴氏兄弟劫财放火
第 十 四 回	伤天害理诬陷好人
第 十 五 回	悔失信南牢独救友
第 十 六 回	错杀人西门双挂头

- | | |
|-------|----------|
| 第十七回 | 谋生计将本求利 |
| 第十八回 | 因逞胜履险登高 |
| 第十九回 | 十字街前双跑马 |
| 第二十回 | 四望亭花女捉猴 |
| 第二十一回 | 养女伤登门求婚 |
| 第二十二回 | 为要妻夜间行刺 |
| 第二十三回 | 雇江船龙潭逢杰士 |
| 第二十四回 | 鲍自安庄上款英雄 |
| 第二十五回 | 书房比武逐义士 |
| 第二十六回 | 两僧深山擒三虎 |
| 第二十七回 | 自安寻友三官庙 |
| 第二十八回 | 振芳觅婿龙潭庄 |
| 第二十九回 | 宏勋深夜救孀妇 |
| 第三十回 | 天鹏愤怒闹公堂 |
| 第三十一回 | 贞节女县衙受屈 |
| 第三十二回 | 负气二闹嘉兴城 |
| 第三十三回 | 鲍自安船上审案 |
| 第三十四回 | 听恶信宏勋奔丧 |
| 第三十五回 | 鲍家翁婿定密计 |
| 第三十六回 | 惩恶徒余、骆扛擂 |
| 第三十七回 | 医友伤龙潭取药 |
| 第三十八回 | 受女激夜赴扬州 |
| 第三十九回 | 打擂台父女取胜 |

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报宿仇搬清师徒

骆宏勋离乡避仇

逃祸灾巧遇世兄

胡金鞭开岭送世弟

贺世赖客店捉宏勋

节度衙余千告状

龙潭庄董超捉人

花振芳开店卖药酒

众英雄庙内捉王伦

鲍自安携眷北迁

骆宏勋起解遇仇

尚计放火救难友

四杰村余千救主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鲍自安坐堂审亲情

骆宏勋择日完婚

女英雄长安应试

进公会假允亲事

狄王府亲诉衷情

忠良为主礼隐士

奸臣代子娶煞星

闹长安英雄歼敌

夺潼关胡理捐躯

第六十三回 狄仁杰率众迎幼主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
顷刻兴亡存留。青史几行名姓，北郊无数荒丘。前
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调寄《西江月》）

这首《西江月》传言世上英雄豪杰、庸俗之人，皆乐生于有道之朝，恶生于无道之国。何也？国家有道，效用户忠良之士，摈斥者奸佞之徒，英雄得展其志，庸愚乐安于静。若逢无道之君，亲谗佞，疏贤良，近小人，远君子。怀才者，不得施其才，隐士埋名，贤者遁迹，朝不保暮，寤寐吊胆，耕凿惊心。正所谓宁作平时鸡犬，毋作乱世黎民。今有一件故事，说的是佞邪得志，俊杰丧心，奔走江湖，流落四方。这首《西江月》与之相合。要说这件事，出在何朝何代，看官莫要着急，等我慢慢写将出来。

却说唐太宗殿下有大太子庐陵王，继位时不过十几岁，不能理朝政，由皇后武氏代掌朝纲。她名则天，生得极其俊秀，有沉鱼落雁之容，甚是聪明，多有才干，凡事到前，不待思索，即能判决。自太宗驾崩，她朝朝登殿理事，日与群臣相聚。遂结交了张天佐、张天佑、薛敖曹等一班奸党。那朝内文武官员，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但此事关系甚大，谁

人敢言。武后为了篡权，遂同张天佐等，将太子贬入房州，为庐陵王，不召不准入朝。并加封张天佐为左相，天佑为右相。朝中臣子，惟有薛刚父子耿直，张天佐等常恐薛刚惹出祸来，遂暗地阴谋，将薛家满门处斩，只逃了薛刚同弟薛猛、子薛奎，侄薛勇，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国朝之日，命薛刚为大元帅，薛勇为正先锋。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广陵扬州，有一人姓骆名龙，字腾云，英雄冠世，武艺精强。他由武进士出身，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携带妻子，同往定兴县上任。老爷夫人，年近四旬，只生一位公子。此时那位公子，年方十二岁，方面大耳，极其魁梧，且又秉性聪明，膂力过人。老爷、夫人爱如掌上之珠，取名宾侯，字宏勋。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姓余名千，父母皆已亡故，亦随老爷在任上。他同公子同庚，也是一十二岁。老爷念他无父无母，虽是下人，只因生了一个儿子，故也极爱惜他。那余千生来，亦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很有勇力，性情好动不好静。闻得谈文论诗，他便愁眉蹙额；听说抡枪弄棒，他就侧耳窃听。虽是一十二岁的小小年纪，每与大人赌胜，大人往往输与他。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叫作多胳膊余千。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行有余力，叫他习些枪棒。公子与余千，食同桌，寝同床，虽分系主仆，但情如骨肉。

老爷到任之后，少不得操演兵马，防守城池。武职之中，除演兵之外，别无他事，倒也清闲。这老爷声名著于外，许多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

这里有一人，系本县富户，姓任名正千，字威远。其人黑面暴眼，相貌凶恶。十四岁上，父母俱亡，上无兄弟，下

无姊妹。幸有老家人主持家业，请老师教小主人念书。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抡枪弄棍；文章不大留心，曾到处访师投友，学习武艺。及至二十余岁间，稍长胡须，其色红赤，竟是个黑面红须。其像之恶，胜过尉迟恭几分，故此人们呼他为“赛尉迟”。因他相貌怪异，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他立志只在武艺上用功夫，婚姻这件事倒也不放在心上，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孑身。独是日间与人讲拳论棒，甚是有兴；夜来孤身独眠，时间长了未免有些寂寞。于是同几位朋友，向那烟花巷内走动，非止一日。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遂与他结缘。因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她心甚喜，加倍温存。任大爷实难割舍，遂不惜三百金之费，从老鸨处赎出，接在家中为妻。那贺氏生性伶俐，到家后无事不料理。她有个嫡亲哥哥，贺氏在院内之时，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及贺氏从良，在任正千面前，每每提起，说他极有机智，干事能巧。任正千看夫妻之情，即道：“我家事务不少，既是令兄有才，请来我家管分闲事。一则令兄有以管束，二则兄妹可以常聚，岂不两全？”贺氏闻言，遂开言道：“谢大爷之恩。”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你道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其人名世赖，字国益。生得五短身材，极有机变，见人不笑不说话。只好钱财，若逢有钱之事，人不能取，他偏能取得；虽受些羞辱，但他却不顾。只要有钱，他就想办法弄来。自入任大爷之门，小心谨慎，诸事和气，府中上下，无有一人不喜他，任大爷也甚欢喜。过了年余，大爷脾气性格，他已深知了。逢任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妹子走出，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所存的十二金，尽皆输去。后来在妹

子跟前，只说买鞋子、袜子、做衣服无有钱财，告借些许。贺氏看兄妹之情，不好相阻。逢借之时，或一两或八钱与他。那贺世赖小运不通，赌十场，输八场。就是妹子那里，借个一两八钱，也不济事。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外边欠帐要还，家内又不便借，又难于启口。出于无奈，遂将任大爷客堂、书房中摆设的古董玩物，趁人静时，藏入袖中，拿出变价抵债。任正千乃是富家子弟，些许那里关心。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足要大钱三十千文方可了帐。零星物件，何足济事？且是习惯成自然，胆子比从前更大了。这天在客厅、书房中，往来寻觅。忽见条桌下有一个大的铜火盆，约重三十余斤，他看见了心中暗想，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趁此处无人，不免拿去，权且卖了。于是撩衣将火盆提起，往外就走。合当有事：将至二门，适值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问道：“舅爷拿此火盆做什么？”贺世赖一见，面有愧色，慌忙回道：“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整，为冬日应用。”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支吾，形色仓皇，所谓作贼心虚。任正千见他如此举措，便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见四脚皆全，并无坏处，心中大起猜疑，即刻到客厅、书房查点物件，不见了许多。任大爷生性爽直，哪里容得，遂将贺世赖唤过来，痛责一番：“无品行不长进，我以亲谊相关，另眼相看，各事相托。你反不顾廉耻，竟效穿窬，盗我家许多物件，你尚有面目见人吗？若不看你妹子份上，定送官究治。今作速离我任氏之门，免污尺寸之土。嗣后踪迹再至，木棍无私！”说罢，怒狠狠往后去了。见贺氏将此事诉了一遍。贺氏闻言，虽也生恨，然思哥哥出去无家可归，又无亲可投，几如丧家之犬，失林之鸟。

口不言而心自伤。回念他自作孽，自受苦，焉敢怨任大爷不留半点之情。就说道：“他自不长进，怨谁来！”口中虽是如此答话，心中尚有个难舍之情。从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便老羞成怒，心中咒诅道：我与你有郎舅之份，就是所作不是，你也原谅些许，与我留个体面。怎的今有许多家人在此，就如此羞辱于我。暗恨道：任正千、任正千啊！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贺世赖永无发达便了；倘有一日侥幸，遇人提拔于泥中，那时稍使计谋，不叫你倾家败业，誓不为人！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按下不表。

任大爷素仰骆老爷之名，就执贽受业。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声音宏亮，知他后来必有大用；又兼任大爷纯心学习，从不懈怠，骆老爷甚是欢喜，作为得意门生。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只取中两个；向日到任之时，有山东恩县胡家凹姓胡名珪，字曰商的人，惯使一枝铁鞭，人都叫他金鞭胡珪。曾在广陵拜在门下，学习武艺，一连三载，拳棒精通后，拜辞回去。老爷爱之倍切，时常想念。今日又逢正千来，师生意气相投，更加喜悦。任正千朝朝在骆老爷府内学习，往往终日不倦。食则与骆宏勋同桌，安寝与公子同榻，二人情投意合。虽系世兄世弟，而情不异同胞。

老爷一任九年，年交五十，忽染大病，卧床不起。公子同余千衣不解带，服侍汤药。任正千见先生卧病在床，亦不回府，同骆公子调治汤药，曲尽弟子之礼。谁知老爷一病不起，药石罔效，祈祝不灵。病了半月有余，那夜三更时候，风火一动，呜呼哀哉！夫人、公子哀痛大哭，自不必深言。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将老爷收殓起来，停柩中堂。任正千切于师生之道，也不禁伤感一番，遂备祭礼祭拜老爷，在府中

帮助骆公子料理丧事。三日之后，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奠，逢七请僧道诵经作功德，自不待言。倏忽之间，已是终七。闻得京中补授游击的新老爷已经辞朝，即日到任。夫人与宏勋计议：“新官到任，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据我之意，不若择日启柩回南，省得又迁公馆，多了一番周折。”宏勋道：“母亲之意甚是。但新官到任，催迫我们登程。岂奈路途遥远，非可朝发而夕至，未免仓卒慌忙。依孩儿之见，还是暂借民宅居住，将诸事料理完备，再择日期启程，方免拮据失措之事。请母亲主裁。”计议之时，任正千亦在其旁，乃接口道：“世弟之言极是。师母大人不必着急，门生舍下空房甚多，即请师母、世弟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房停放，慢慢计议回南未迟。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夫人、公子称谢道：“多蒙厚爱，敢不遵命。但是造府未免烦扰，愚母子等何以为报？”任正千说道：“哪里话来。授受之恩未报，乃门生一件憾事。今日师母驾迁舍下，犹得在师长柩前，早晚侍奉。聊尽敬意，此门生之夙愿也，不必多疑。”夫人、公子谢过。任正千回家后，令人将自己居住的房后，收拾洁净，另外开一大门，好停老爷的灵柩，不便于前门进出。任正千同贺氏大娘住中院。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且说骆公子家中，将细软什物，并桌椅条凳等，派人往任正千家搬运。不止一日，东西尽已运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合家人口，迁移过去。老爷灵柩进宅之后，仍将新开之门垒塞，骆宏勋出入，与任正千竟是一个大门。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宏勋拜见世嫂。任正千又办祭礼，祭奠老师。再备一席酒，款待太太、公子。以后日食，不要骆太太另炊，一日三餐，俱由贺氏大娘陪着。且喜骆太太并无多人，只有太

太、宏勋并余千主仆三人。宏勋与任正千甚是投机，食则同食，行则同行，朝夕不离，真如同胞弟兄一般，从无彼此之别。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是相投，三餐茶饭，不敢怠慢。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任正千殷殷款留，宏勋亦不忍忽然而去，所以在任正千家中一住二年。

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有一胜地名曰“桃花坞”。其地多种桃花，每年二三月间，桃花争艳，士女争观，老少男女，携盛饌络绎来此看桃花。任正千值此春光明媚时，不觉春情荡漾，吩咐家人备酒肴，请公子游玩；又吩咐贺氏大娘，请太太同行。于是二轿二马，带着余千，向桃花坞而来。骆宏勋乘马到其间，抬头一看，真乃佳景入画不虚传。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且说众人观望了一回，还在大路旁，拣了一个洁净的亭子，将酒食担子挑进。且喜内中桌椅现成，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任正千与骆宏勋一席，家人在旁斟酒。看官，你道亭子内桌椅是哪里来的？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春来不断游人，也有邻近的，也有外地的。邻近的，搬运桌椅容易；若远处来的，只能提壶携盒，不能带桌椅。于是就有一些好利之人，买些木料，造些桌椅，逢桃花将放之时，士人游春时候，预先点缀些落花，把桌椅摆设其间，凭那远方游人给钱。所以任正千一到亭子内，桌椅是现成的。因骆太太、贺氏大娘也在内，任正千就把一两银子给他包了。这个亭子不准再租。这也不表。

任正千、骆宏勋谈笑对酌，酒过数巡，看举数箸，正在畅饮之际，忽听大路一声锣响，两个人站起身子，向那路上瞻望。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皆是山东打扮；还有两个妇女，一老一少，老的约有六十内外年纪，少的不过十六、七岁光景。俱是穿老蓝布褂子，惟有那少年女子，穿了一身绿绸裤子，鱼白色绫袜套，大红缎子鞋，却不穿裙子。内中一个老儿，手提大锣，敲得数声响亮。骆宏勋看了一会，全然不晓得这些是什么人。遂问道：“世兄，